

2005

蠶神研考及《搜神記》〈女化蠶〉解讀

楊兆全

鄧愷怡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2

Recommended Citation

楊兆全、鄧愷怡 (2005)。蠶神研考及《搜神記》〈女化蠶〉解讀。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4-2005》(頁81-88)。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2/7

蠶神研考及《搜神記》〈女化蠶〉解讀

導言：

「大約在新石器晚期，即五千年前，我國先民可能已經知道利用蠶絲了。到了商代，蠶絲業已很發達，甲骨文中不但有『桑』、『蠶』、『絲』、『帛』等字，而且從桑、從絲的字多達一百餘個(一百零五個)……」¹中國的桑蠶歷史源遠流長，而且中國農、桑並稱，「男耕女織」更可以是早期中國經濟社會最概括的描述。經過時日的累積，中國有關蠶神的故事相當豐碩，而此論文將從前文本及內文本兩個角度切入，以探討：一. 中國的蠶神身份、二. 《搜神記》中〈女化蠶〉(卷十四)的文本解讀。

甲. 蠶神身份溯源

中國對蠶神的記載極豐，但其身份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可以肯定的是蠶神最早出現的原因。最基礎的原因是，蠶的育成過程對民智未開的先人來說無疑是一種神奇的魔幻成長，當中蠶的幼蟲結繭然後變得巨形，最後破繭飛走的過程猶如死而再生般的奇幻，加上古人本有「萬物有靈」²、「動物崇拜」的傾向，所以很容易會把蠶加以神化。此外，種蠶養桑在古代中國社會的經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故此古人當然渴望蠶絲產量多而且沒有蠶桑病害，但在當時條件下，這些是人力所無法控制的，於是人們必須幻想出一個蠶神來，作為精神寄託及行業保護神。³

有關中國蠶神的身份，蠶桑史家認為可分為兩大系統，一是嫫祖，一是馬頭娘。⁴當然除了這兩個主要體系外還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以下將一一羅列並略為闡述：

一. 嫫祖是蠶神：

據《隋書·禮儀志》記載，北周尊嫫祖為「先蠶」或蠶母（即始蠶之神）。《通鑿外紀》記載：「西陵氏之女嫫祖，為黃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後祀為先蠶。」由此可見嫫祖與蠶神的關係早在北周已有記載。對以農業為本的中國來說，蠶神乃一大神，故此有關嫫祖與蠶神的傳說流傳極廣，而且在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說法，現舉數項以佐證之。

二. 蠶神嫫祖的傳說：

¹ 馬書田：《華夏諸神·俗神卷》，(臺北：雲龍，1993)，頁 183。

² 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神話, 哲學, 宗教, 語言, 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³ 馬書田：《華夏諸神·俗神卷》，(臺北：雲龍，1993)，頁 184。

⁴ 李喬：《中國行業神崇拜》，(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頁 177。

據《黃帝正妃螺祖》一書中的兩篇民間傳說——〈皇帝佬是山裏人的外甥〉及〈教民養蠶的螺祖娘娘〉記載螺祖是湖北宜昌姑娘。〈教民養蠶的螺祖娘娘〉中並沒有說螺祖是西陵之女，而說她和軒轅黃帝結婚後，住在西陵峽黃牛崖下的一個山洞裏(即後人所稱之「軒轅洞」)。她在偶然情況下發現了雪白的野蠶繭，經過一番苦心琢磨，便「深入民間教民養蠶綴絲」⁵，從此成了後人祀奉的「蠶先娘娘」。〈皇帝佬是山裏人的外甥〉講的是一位西陵峽嫗姑，會養蠶取絲織錦，後遇軒轅，兩人一見鍾情，遂締結婚姻，螺祖教民養蠶，便成了蠶業之祖。

〈中華蠶桑始祖螺祖故里行〉一文提出螺祖誕生在鹽亭(川北綿陽市鹽亭縣)，原名王鳳。因在外採集野果，發現野蠶吐絲，便把野蠶蟲捉回家來喂養，並琢磨出了一套抽絲織綢做衣服的技術，因而被人們推選為西陵部落的首領。「這時甲原部落的青年首領軒轅出外訪賢，發現女首領王鳳在西陵的偉大功績，便向她求婚，結為夫婦，後封為元妃，後世人尊稱她為螺祖。」⁶四川當地不僅有軒轅坡、螺祖墳、螺軒宮等古跡，據說還有唐人所寫的碑文，稱「女中聖賢王鳳，黃帝元妃嫗祖生於本邑螺祖山，首創種桑養蠶之法，抽絲編絹之術……是以尊為先蠶」。

宋宗科先生於一九八四年講過一篇〈西蔭氏找桑蠶〉說古時黃帝軒轅和他的妻子西蔭氏，見人們只能用樹葉和獸皮擋風遮雪，心裏焦急不安，後在夢中經一白鬍子老人指點，到嶗山東海裏的扶桑樹上找到扶桑大仙。扶桑大仙送給她桑樹種子和蠶子，他回來後便把種子和蠶子撒在山坡上，然後「長出了好多好多綠油油的小桑樹，樹葉上爬滿了小蠶，這些小蠶正在大口大口地吃著又嫩又綠的桑樹葉子。有了桑樹，有了蠶繭西蔭氏又教人們抽絲，織布做衣裳」⁷，雖然這裡未出現提及嫗祖，但這位西蔭氏和螺祖只能是同一個人。⁸

河東的〈螺祖養蠶〉⁹傳說講及古時在中條山北面有一片茂密的桑林，林邊座落著一個村莊，每當太陽出山，桑陰遮著村莊，人們便叫它西陰村。西陰村裏有個螺祖姑娘，父親是黃帝手下的一員大將，常年征戰在外。女兒思念父親，故著身邊的一匹小白馬笑著說：你要是能在軍中接回我爹，我就和你成親，哪知小白馬真的出門去將其父馱回。父惱怒，射殺白馬。而螺祖卻十分悔恨、哀痛。當鄰女雪花咒罵小白馬時，便被馬皮裹起翻卷而去，在野地裏變成蠶。螺祖養蠶吐絲，進獻給打敗蚩尤的黃帝，黃帝因而愛慕螺祖，便和她結成夫妻。從此，中國的養蠶業就在黃帝的旨意下推廣到全國。螺祖的故鄉—西陰，也就成了植桑養蠶的發源地。一九二六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過一個被刀子切過的蠶繭¹⁰，人們口頭傳說的螺祖的故鄉就是這個夏縣西陰村，也非信口雌黃。

⁵ 曾繼全：《黃帝正妃螺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⁶ 王劍清：〈中華蠶桑始祖螺祖故里行〉，《光明日報》，1991年5月8日。

⁷ 宋宗科：《宋宗科故事集》，(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90)。

⁸ 劉守華：〈蠶神信仰與螺祖傳說〉，第1期(1996)。

⁹ 山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山西民間文學作品選》，(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1)。

¹⁰ 章楷：《蠶業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

三. 馬頭娘是蠶神：

有關馬頭娘的記載可見於三國時吳人張儼〈太古蠶馬記〉、晉時干寶《搜神記》〈女化蠶〉、唐代《原化傳拾遺》〈蠶女〉及元代無名氏《三教搜神大全》。而〈太古蠶馬記〉與《搜神記》中〈女化蠶〉一文基本相同，只有三處在文字上略有差異。而《原化傳拾遺》〈蠶女〉及《三教搜神大全》的記載亦大同小異。有學者認為當中是有偽托成份，然不在此論。簡言之，馬頭娘的記載有兩個系統：一為〈太古蠶馬記〉及《搜神記》〈女化蠶〉；二為《原化傳拾遺》〈蠶女〉及《三教搜神大全》。現錄引原文如下：

《搜神記》卷十四〈女化蠶〉¹¹：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父行，女以鄰女于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上爾下蟲)綸理厚大，異于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

《太平廣記》卷四七九引《原化傳拾遺》〈蠶女〉¹²：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人聚族而居，遞相侵噬。蠶女舊跡，今在廣漢，不知其姓氏。其父為鄰邦掠（「邦掠」原作「所操」，據明抄本改）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告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齧。父問其故，母以誓眾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配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愈跑，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複棲於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

¹¹ 干寶：《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

¹² 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殯之任，長生於天矣，無復憶念也。」乃沖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化，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稽聖賦曰：「安有女，（《集仙錄》六「安有女」作「爰有女人」。）感彼死馬，化為蠶蟲，衣被天下是也。」

四. 馬頭娘故事淺析：

仔細觀察後，發現有關馬頭娘的記載有可變因素但亦有固定的馬、蠶、女、桑四個原素¹³，究其原因在於四者的內在關聯上。現先以一表概覽其關係如下：

| 組合 | 關係 | 論據 |
|-----|------|---|
| 馬與蠶 | 視覺聯想 | 「蠶之為狀……喙咄咄似馬，食葉如食馬料」 〈蠶桑萃編〉(清·衛傑) |
| 蠶與女 | | 「歐絲之野在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山海經》 「身女好而頭馬首」 《荀子·賦篇》 |
| 女與桑 | 經驗聯想 | 男耕女織 |
| 蠶與桑 | | 主要食糧 |
| 馬與女 | 對立矛盾 | 征夫與思婦 |
| 馬與桑 | | 分工上的內外對立 |

馬與蠶、蠶與女在於其視覺聯想，這雖然沒有必然性，但自《荀子》便有「身女好而頭馬首」之說，而蠶首似馬首，加上兩者食相相似，便很容易使人把兩人連上；女與桑、蠶與桑則在於其經驗聯想，桑是蠶的唯一食糧，兩者的關係不言而喻，而〈女化蠶〉中「桑者，喪也」，讓本來不帶感情的「桑」變得具悲劇成份，也就說明了「喪女」與桑的關係；馬與女、馬與桑存有對立矛盾的關係，由於馬與戰爭是不可分割的，而戰爭必為鬚眉之事，故此便做成征夫與閨婦的衝突對立關係。這些關係構成了馬頭娘故事的基本內容為馬頭娘故事定型。

五. 其他蠶神：

| 神祠 | 典籍 | 引經 |
|----|----|----|
|----|----|----|

¹³ 紀永貴：〈蠶女故事的文學-文化學解讀〉，民間文化，2000。

| | | |
|-----------|-------------------------|---|
| 青衣神 | 《續事始》引《仙傳拾遺》 (前蜀·馮鑑) | 蠶叢氏自立王蜀，教人蠶桑，作金蠶數千頭，每歲之首，出金頭蠶，以給民一蠶，民所養之蠶必繁孳，罷即歸蠶于王，(王)巡境內，所止之處，民則成市。 |
| | 《三教搜神大全》卷七 (元·無名氏) | 青衣神即蠶叢氏也。按傳，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稱蜀王，嘗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蠶事。鄉人感其德，因為立祠祀之，祠廟遍於西土，周不靈驗。俗概呼之曰青衣神，青神縣亦以此得名雲。 |
| 苑窳婦人、寓氏公主 | 《漢舊儀》 (漢·衛宏) | 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止，祠以中牢羊琴，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 |
| | 《淮南萬畢術》 (漢·劉安) | 二月上壬日，取道中土并華水和泥蠶屋四角則宜，蠶神苑窳 |
| | 《蠶書》 (宋·秦觀) | 臥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禮，以禱苑窳、寓氏公主，蓋蠶神也。 |
| | 《桑經·禱神》 (清·蒲松齡) | 臥種之日，割雞設酒，以禱先蠶寓氏公主之神。 |
| 黃帝 | 《隋書·禮儀志》 (唐·魏徵等) | 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 |

有關中國的蠶神紀錄可謂多不勝數，以上陳述的只是最主要及流傳最廣的蠶神典故，而並沒有指出的蠶神大致還有紫姑、伏羲、馬鳴等等。日本學者伊藤清史認為中日在稻作及蠶桑上有不少相同之處，因而開了中日比較研究的先河。而要找出中國蠶神極豐富之原因，亦可循這方向探究。據學者曹建南的分析，中國盛產蠶神之因在於其政治及宗教的獨特需要。他認為這是「把文化的創造歸功於古代帝王或和帝王同屬於統治者的高貴夫人，這是出於把帝王及其高貴夫人神聖化的需要」及

「儒、佛、道三教之爭(爭取信徒)在蠶桑領域的反映」。¹⁴

乙. 《搜神記》中〈女化蠶〉(卷十四)的文本分析：

《搜神記》中〈女化蠶〉(卷十四)中有兩點是值得留意的，一是故事中的疑點；另外就是〈女化蠶〉的寫作動機。

一. 〈女化蠶〉的疑點：

〈女化蠶〉中有兩個不合理的地方。首先，女兒為什麼會有以身許馬之念呢？正常來說，馬又怎會貪圖女色，故此「以身相許」根本不可能是一個有效的誘因。從基本事理邏輯來想，女兒以食物來作尋父的報酬必定較美色吸引，然而女兒偏偏採取色誘的方法，荒謬地牡馬又顯得異常興奮，這是疑點一。

其次，蠶神多為「先蠶」(行業神多為始創者)，而但故事中的女兒即使多貧困多空閑(「窮居幽處」)亦不進行生產(紡織)，所以不難想像作者是有意把女兒所化之蠶說成始蠶，奉為蠶神。然而文中又有「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等句，可見當時已有「常蠶」，而且已懂得養蠶取絲，否則又怎會有「其收數倍」呢？由此看來兩者似乎存有矛盾。

二. 〈女化蠶〉的寫作動機：

若撇開蠶神的神話角度，〈女化蠶〉一篇實為衛道之作。其旨在於塑造出合乎禮教、道德、傳統的女性形象。其道德成份之重可從《原化傳拾遺》〈蠶女〉與《搜神記》〈女化蠶〉之情節上比較得到印證。

| 典籍 相異處 | 《搜神記》〈女化蠶〉 | 《原化傳拾遺》〈蠶女〉 |
|-----------|------------|-------------|
| 時代 | 晉 | 唐 |
| 起誓者 | 女兒 | 母親 |
| 誓言對象 | 獨指馬 | 眾人 |
| 違誓者 | 女兒、父親 | 母親、父親 |
| 結局 | 化為巨蠶 | 成為九宮仙殯 |

《原化傳拾遺》〈蠶女〉一文中加入蠶女成仙(九宮仙殯)的情節使兩個故事有了顛覆性的轉變。由上表觀之，「化為巨蠶」與「成為九宮仙殯」之別乃因其時代背景不同及女兒緊守成規與否所造成。《原化傳拾遺》〈蠶女〉出於唐代，當時佛道思想盛行，異界觀深入民心，加上從神話的歷史流程上看，東漢中葉道家創立以後，神話故事多趨成熟，而由〈女化蠶〉發展為〈蠶女〉即為一例。而更重要

¹⁴ 曹建南：〈中日蠶桑起源傳說的比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0)。

的事，〈女化蠶〉與〈蠶女〉之間的一個顯著分別在於其違誓者之不同。〈女化蠶〉中，由起誓者到誓言對象以及違誓者都是直線發展，其失誤在於言而無信，對與錯在故事中非常鮮明；相反〈蠶女〉則由母起誓，而且誓言對象上本指人而非馬，這實為違誓者預設了下臺階，最終母債女償，更是充分地發揚了孝道，因此故事結局便可由極刑(化蠶)轉為極賞(成仙)。

而且〈女化蠶〉中女兒所犯的罪並不單只言而無信一項，她更有叛逆禮教及不安婦職之嫌。¹⁵

| 禮教或道德 | 罪行 | 懲罰 |
|-------|--------------|--------------------------|
| 信諾 | 言而無信(戲言) | 不願與「異類」結為眷屬,那麼就讓她自己也化為異類 |
| 貞烈 | 私定終身 色誘牡馬 | 失去了自由,不可分離 |
| 勤勞 | 逐廢織織 | 永世紡織不休 |

〈女化蠶〉中女主人公色誘牡馬，而且許下「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的諾言。為女子的人生大事應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定終身是犯了叛逆禮教之大諱，故必遭唾棄，而且她許下的是異類婚，這更教衛道者髮指。另外在這段異類婚上，女兒的角色乃誘惑者，這是不能讓人接受的。學者紀貴祥亦言：「馬皮裹女，喻示著禮教永遠束縛了少女，束縛之物已經與被束縛者化為一體，不可分離。」馬皮與女兒在故事中的象徵意義在此非常鮮明，可見作者對違禮者的不滿。

再者從內證上看，當時女性應當負紡織之責，然而文中並沒有交代任何蠶女勞作的情節。相反，作者卻加入「(蠶女)窮居幽處」、「鄰婦取(巨蠶)而養之，其收數倍」的旁枝，說明蠶女家貧及指出在女化蠶前已有養蠶取絲的經濟活動。由此推敲，作者是有意塑造一個不善生產的女性。傳統中國社會中，女性主要的職責是生育及紡織(男耕女織)，〈女化蠶〉中女兒既未出嫁又荒廢織工，完全不符合傳統女性應有的形象。相信這亦是作者把蠶女寫作成等待父親而非丈夫的原因，其目的在於批判一個毫無貢獻的中國女性。

總結：

有關蠶神的記載很多，本文所錄只是箇中的一小部份，僅希望為「蠶神」歷來的發展繪一草圖。而放眼於文本(〈女化蠶〉)中，中國女性於愛情及工作上的取態是非常立體的。而早在《陌上桑》、《秋胡行》等詩中都可見到女性必需貞烈及努力工作的形象，故此，顛覆傳統的蠶女終招致「永劫回歸」式的極刑，永世不斷吐絲至死。因此，從衛道的角度亦是可合理地解讀〈女化蠶〉的。

¹⁵ 紀永貴：〈蠶女故事的文學-文化學解讀〉，民間文化，2000。

參考書目

1. 馬書田：《華夏諸神·俗神卷》，臺北：雲龍，1993。
2. 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3. 李喬：《中國行業神崇拜》，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
4. 曾繼全：《黃帝正妃嫫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5. 宋宗科：《宋宗科故事集》，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90。
6. 山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山西民間文學作品選》，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1。
7. 章楷：《蠶業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8. 干寶：《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
9. 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參考文獻

1. 王劍清：〈中華蠶桑始祖嫫祖故里行〉，《光明日報》，1991年5月8日。
2. 劉守華：〈蠶神信仰與嫫祖傳說〉，1996年第1期。
3. 紀永貴：〈蠶女故事的文學-文化學解讀〉，《民間文化》，2000。
4. 曹建南：〈中日蠶桑起源傳說的比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0。
5. 劉燕萍：〈難題求婚中的人獸婚——論《搜神記》中槃瓠和女化蠶神話〉，香港嶺南大學，2000。